

世界文學名著

薩

芙

薩 芙

—

「來，看着我。我喜歡你這雙眼睛的顏色。你叫什麼？」

「叫榮。」

「僅是榮嗎？」

「榮·葛沁。」

「從南邊來的，我看得出。多大年紀？」

「二十一。」

「是藝術家嗎？」

薩 芙

「不是，馬丹。」

「啊！那好不過。」

在一個六月的夜裏，一個風笛演奏者和一個埃及女人在德蘇勒特家書齋背後，棕樹與樹樣的鳳尾草的蔭蔽中交換着這些簡短的話語，在那化裝跳舞會的尖呼聲，鬧笑聲，與舞樂聲裏，差不多不易明晰聽到。

對於這埃及人探討的研問，那風笛演奏者用他那年青人的坦白，和一個沈默好半天了的南方人底疏慢與鬆快的嘆息回答着。對於那成羣的畫家與雕刻家是個陌生人的他，被一個朋友帶到後那朋友即刻就看不見他了，他有着逗人愛的被日光晒成了金褐色的漂亮臉子，有着像他所穿的羊皮衣上的羊毛般密而短的鬚髮，已經閑蕩了差不多兩個鐘頭了；在他底周圍，大家咕噥着讚仰他，這是出他意料之外的。

舞客們粗暴地用肩擠他，書齋侍僕們嘲弄譏笑他那掛在肩上的風笛，和那在夏夜穿着又重又不舒服的山上服裝，一個日本女人，眼睛使大想起城垣的外廊，高高的假髻用鋼針攏持着，

當他媚眼流盼他的時候，嘴裏低吟：Ah! qu'il est beau, qu'il est, Le postillon! (呵，他多美，他多美，這個馬車夫！) 同時，一個西班牙 novia (新娘) 在一個 Apache 酋長手彎裏抱着走過，急劇地把她的一束白茉莉擲向他的臉上。

對於這種種的進攻他並不懂，只爲是自己在顯出很可笑的样子，於是逃進到那玻璃走廊的蔭影中，那兒樹底下靠牆放有一個短榻。那女人即刻就來了，在他身旁坐下。

年青，美？他不能說。她那來回走動地搖擺着的整個身上罩着藍色羊毛外衣，衣的長袖中露出一雙直裸到肩膀的圓整的臂；她那帶着許多戒指的兩手，她那因前額垂掛着奇異的鐵飾品而顯得愈大的灰色圓睜的雙眼，形成一個和諧的整個。

不用說，是個女戲子。德蘇勒特家是常有許多女戲子來的；但這猜想使他不安起來了，因爲他對於那種人有着很大的恐懼。她坐得很接近他，肘撐在膝上，頭倚在手上，說話帶一種端莊的甜軟，聲調中帶一種倦意。『從南方來的，真的嗎？這樣光亮的頭髮，這是很珍奇的東西哩。』

於是她知道他在巴黎已經住了多久了，問他所預備着的可以派充外交官的考試是否

很難，問他是不是有許多熟人，又問他怎樣到這羅馬路的德蘇勒特家來的，這地方離他底拉丁區是那樣遠。

當他告訴她那個帶他來的學生底名字時，——拉斐諾里，就是那著作家拉斐諾里——你一定知道他的——底一欄本家。——那女人臉上的表情變了，突然黯淡了；但他並沒有注意到，因為他正是眼睛發亮而看不見事物的年紀。拉斐諾里曾告他他的堂兄也將到那兒去，並允許爲他介紹。

「我非常喜歡他底詩詞！我將很高興去認識他！」

她對於他底天真帶憐憫地微笑着，兩肩美妙地一聳，同時用手拂開一棵竹子的柔葉，向那跳舞室中週視一過，看能否發現他底偉人。

此刻，那宴會就像西洋鏡的幻景，變似地生動而光明。那書齋——勿寧說大廳，因為那兒很少做過什麼工作——直伸展到屋頂，形成一個大的房間，那輕而透氣的夏季簾幔，那細草或銅絲網的天幕，那綠的屏風，那雜色的玻璃器，那鑲在一個文藝復興式的高火爐門上的一叢黃

玫瑰花，被許多中國式，波斯式，摩耳式以及日本式的燈籠的五光十色奇形怪狀的反光映照著，這些燈籠有的是有孔鐵片鑲成回教禮拜堂門樣子的，有些是彩色紙製成各種真實樣子的，有些是像展開的扇子，花，鳥，大蛇樣子的；而且，那淡藍色電光一閃，要突然把一切成千成萬的光線都襯得黯淡，並射出一縷冷光，像月光一樣，照在那些面孔和裸露的肩膀上，照在所有的衣服羽飾，金飾和緞帶等等的幻影上，這些幻影在那跳舞室裏相互擠擦著，在那荷蘭式樓梯的梯級上投映著，那樓梯有着粗的鐵欄杆通到第一層樓的走廊，第一層樓被許多雙層褥墊上的頸子和引導人底指揮棒狂亂的飛舞襯顯得低矮了似地。

從他底坐處，這青年人自那綠的樹枝與正開的牽牛花編就的籬笆中看見了一切，這些紅花綠葉與那些粧飾品很相配。替牠們鑲了一道邊兒；在那繼續不斷的跳舞動作中，如果看花了眼，就看見像有 *glycine* 的花圈擲在一個 *pompadour* 牧羊女美妙的臉上；而且，他這種暢觀感到加倍的興趣，因為他那個吉普色人更聽到許多榮顯的人所熟知的名字，這些名字是隱在那些華美的，各式各樣，奇形怪狀使人高興的服裝下。

那驅使獵犬的獵人，他底短鞭斜叉地掛着，是查汀。稍遠一點，那穿着襤褸的鄉村副牧師，袈裟的，是老易莎伯裝扮的，他用一包紙牌填進他那有扣帶的靴子，使他顯得較高一點。高魯老爹在他那穎瓦利式帽子的深檐後微笑着，她又指出湯麻司古鐵裝作一隻惡犬，雲特裝作一個捉賊的，卡穆裝作隻低唱着的小鳥。

有幾種莊嚴的有關歷史的服裝，一種有羽飾的米拉式的，一種烏仁太子式的，一種查理第一式的，被年青的畫家們穿着，明白顯示出兩個世代的藝術家之不同；最近的後進是莊嚴、冷肅、面孔就像商業公會的會員似地，被專心於銀錢事業而生的特別綢紋，早期地顯現得老了；那些老一輩的卻顯得較孩子氣，搗亂，瞎吵，嬉皮笑臉的。

雕刻家高達雖已是五十五歲了，又有許多研究會的獎章，但終像一個營幕裏的騎兵。他那裸露的兩背呈現着他那碩大無朋的二頭勝筋，一個飾作 *sabre-tasche* 的畫家調色板靠着，他底長腿搖擺着，他正在跳着一種 *Grande Chaudière* 時代的 *cavalier seul* 舞；音樂家德包特在他對面，穿着一身回教呼禱詞禮者在宴會時所穿的衣服，他底頭巾歪斜着，模擬着那

danse de ventre (一種舞名)並用一種可怕的尖呼聲叫着“*Ta Allah, il Allah i, Allah, 回教之上帝。*”)

那些嬉皮笑臉的名人們被一個大的圓圈圍着了，舞客們同時也休息了，此刻，在他們之前，站立着主人德蘇勒特，擠繞着他底小眼睛，他的Kalmuck式的鼻子，他底斑白的鬚鬚，在旁人的快活中感到歡樂，非常高興而又裝作不是那樣。

德蘇勒特，那機器師，一個十一二年前的巴黎藝術界的典型人物，皮氣很好，很有錢，有藝術趣味，他那安然自得的態度和對於公衆意見的蔑視使他過着漂蕩的獨身生活，這時正在由島里到德黑廊的鐵路上作事；每年，爲要在十個月的勞乏，許多夜的幕宿，許多沙漠與濕地上的奔波之後來休養復原，他回到巴黎在他這羅馬路的房屋裏來過那最熱的季節；這房屋是依他自己的匠心建築的，裝潢得像一所避暑山莊，他在這裏招致許多聰明的男子和美麗的女子，在寥寥幾星期內，使人類文明給他地底最開胃最玲瓏的產品之精華。

「德蘇勒特到了。」這消息即刻傳遍於那書齋內，同時，那些掩在玻璃前廊上的大紗幔子

像舞臺布幕一樣捲了起來。那就表明許多宴會將要開始了。他們將要有兩個月的音樂、跳舞、歡笑、聚餐，打破那住別墅、行海水浴季節的 *Quartier de l'Europe*（四分之一的歐洲）的癡癡的沉寂。

德蘇勒特個人是並不參與那種使他底書齋日夜喧嚷着回應着的縱飲宴會的。那不倦的浪子在歡樂中帶一種冷然的情感，一種微笑着的淡漠的睇視，像是被大癡癡醉了似地，而同時又有着冷靜的鎮定與明澈。他用一個東方人的輕蔑混合着點愛惜與禮貌款待女人們，像一個忠誠的友人一樣，不計較地豐厚地給與；至於那些被他底財富與宴會中奇異的歡笑所吸引而來的女人們哩，沒有一個能誇說她會作過他一天一上的情人。

「一個好人，對誰都一樣，」那吉普色人接着說，她已經告訴了葛沁以上的事實。突然她又阻止她自己的話——

「你的詩人在那兒呢？」

「哪兒？」

「在你前面，穿得像個村中的新郎。」

那青年吐出了一個失望的「哦！」他底詩人那肥胖的，流着汗的，光亮的傢伙，襯着那有兩個尖子的假衣領，和榮諾式繡花的背心，現出拙笨的可笑樣子。他想起那使他每讀都要脈搏加快跳動的 *Livre de l'Amour*（愛的書）的失望刺心的銳叫了，他非意識地大聲唸出——

「爲把生命給與你那倨傲的大理石的肉體呵，

薩芙（*Sapho*）呀，我已經把我血管裏最好的血耗去了。」

她很快地掉過頭來，搖響着她那些野蠻的裝飾品。

「你說些什麼呀？」

那是拉麗諾里的詩句，他很詫異她竟不知道。

「我不喜歡詩詞，」她直捷地說，臉上現出一種纏綿，看着跳舞同時又神經質地玩弄她面前掛着的美麗的紫丁香花束。於是用力地，好像強制她自己下了個痛苦的決心似地，說了聲「晚安」就不見了。

那可憐的風笛演奏者目瞪口呆了。『她是怎麼回事？我向她說什麼了？』他拷問他自己的腦子，但除掉說自己最好去睡覺而外，什麼也想不起來。他很憂鬱地拾起他的風笛，回到跳舞室裏，想到他必須經過那所有的羣衆纔能出門，比那吉普色人底告別更使他苦惱。

那種在許多大人物中感到自己渺小的自覺使他更加畏縮。他們是不再跳舞了，除掉這兒那兒很少的幾對兒，無神地倚傍着買其最後的餘力，跳着一個將定的圓舞；在他們之中，高達，巍然而偉大，頭直昂着，紅的兩臂攙着個做織工的小女人團團地轉着，她底頭髮在風中飛舞。

從後面敞開的大窗中，擁進了一陣陣的曉風，帶着白色的曙光，使棕樹的葉子沙沙作響，把蠟燭的光焰吹倒就像要把牠們刮滅似地。一個紙燈籠燒了，餘燼也爆碎了，僕人們在安置許多小圓桌於房間的四周，像在咖啡店的洋臺上一樣。德蘇勒特家的客人們吃飯常是這樣，三三五五地；這時對勁兒就聚在一塊兒。

那裏有粗大的喧嚷聲，兇厲的呼喊聲，城外的“Pilouit”模仿着東方女孩子的聒噪『吶吶』地答應聲；更有低語的談笑聲，和女人們被擁抱而去的淫浪的笑聲。

當葛沁正想乘那雜亂的機會溜出門的時候，他那學生朋友，濕漉漉的流着汗，兩眼像醋碟子一樣，每一隻膀子挾着一瓶酒，把他叫住了：『怎麼，你究竟幹什麼鳥事去了？我各處都找遍了。我有一席酒，還有幾個姑娘兒，從寶瓊來的小巴蘇萊里——裝束得像日本人一樣。你知道的，她叫我來找你。來，快！』於是他跑去了。

那風笛演奏者很焦躁；而那跳舞會的狂野的興奮又在誘惑他，那漂亮臉子的小女戲子又在遠處招呼他。但有一個甜柔的聲音在他耳畔輕輕地說，——

『不要往那兒去。』

那個剛纔會同他吵在一塊的女人此刻正在他的旁邊，把他帶着走，她遲疑地跟着她。爲什麼？那並不是因爲她本身色相的吸引力；他差不多並不會看她一眼，那在遠處招呼他的另一個，正整理着頭髮上的鋼針，比她要使他喜歡得多。但他服從了一個超越於他自己底意志的意志，那頑固強烈的慾望。

『不要往那兒去。』

他們忽然都到了羅馬路的便道上了。馬車在蒼白色的晨光中候着。清道夫與清道機車匠們正在去作工，睇視着那喧囂聲溢洋街上的宴樂，那穿着怪裝的一對，那中夏禮拜二日的肥餐，「往你那兒還是往我那兒去呢？」她問。毫不遲疑來自問一下爲什麼，他覺得到他那兒去最好，於是他把他那邊遠的住址告訴了趕車的。在車行的長途中，他們很少交談。但她把他底兩手握在她那覺得小而冷的手中，如果不是她冰冷地神經質地緊握着，他或者要以爲她是睡着了，因爲她是平躺在那坐褥上，臉上映着那藍車幔波動的反光。

馬車在查考伯路的學生宿舍門前停了。有四層高而陡的樓梯要上。「要我抱你上去嗎？」他笑着說，但聲音很低，因爲人們都正睡着。她用一個緩滯的，輕藐的，但也是溫柔的眼光——一種經驗的，能够測量他的力量的眼光，把他端詳了一下，很率直地說：「可憐小傢伙！」

於是，用一種愉快的力的煥發，特屬於他那年紀和他底南方血質的，他把她像小兒一樣攬起，摟抱着——有着那細嫩的女性的皮膚，他乃是一個強壯高大的青年——一氣登上第一層樓梯，那用兩隻可愛的冷而裸露的膀子抱着他頸子的重負使他歡欣無極。

第二層樓梯較長一點，也就較不遑意一點。他們上升時那女人更加重起來。她那鐵的飾物，起始是舒適地搔癢味兒地摩撫着他，此刻是沉重而痛苦地堆在他底肌肉上。

在第三層樓梯上，他像一個鋼琴鍵一樣喘着氣；他差不多不能呼吸了，同時她卻歡樂地咕噥着，『呵！Mimi（我的朋友）這多有味兒嚙！我是多麼舒服嚙！』到最後的一層樓梯，他一級一級地往上爬，覺得就好像屬於一段大得了不得的梯道，牠那牆壁，欄杆，和窄狹的窗子彎曲成一圈一圈的無盡頭的螺旋形。他所抱着的不再是一個女人，只是一種重的，可怕的使他呼吸阻滯的東西，這東西更使他時時想把牠溜下，忿怒地擲下，冒着使她有被殘暴地跌殺的危險。

當他們到了那窄狹的梯頂的時候，『可就上來了嗎？』她喊着，睜開了她底眼睛。但他想，『可算上來了呀！』但他並不能說出來，因為他面色很蒼白兩手舉起撫摩着好像將要爆裂的胸膛。

在那清晨陰鬱的灰色中上那些樓梯的情景，就是他們中間故事的要略。

二

他把她留了兩天；於是她離開了，留下一個溫柔肉體與華美襯衫的憶念。除掉她底名字，她底住址，和這麼一句話「當你需要我的時候，叫我好了——我是現成的。」——而外，他對她什麼也不知道。

那個精緻而有香味的小名片印着：——

芳 黎 萊 古 蘭

拉卡德路六號

他把她嵌在他底鏡子裏，在一張外交部的請帖與那德蘇勒特家晚宴的新奇而有花邊的秩序單之間，這是他一年中僅有的在社會中露面的兩次；曾經在那火爐左右徘徊於那輕淡而精緻的香味中的那女人的幻影，也同那香味一起消逝了；就是葛沁個人，因為是一個莊嚴勤謹的青年，又特別不置信於巴黎的種種誘惑，也沒意識到他有種傾向去繼續那僅在一天中就成功的 *amourette*（愛的情事。）

那外交官考試是在十一月舉行。他只有三個月預備的工夫了。在那以後就要有三四年的期間在外交事務衙門裏試習，然後他就要被派到一個很遠的什麼地方。想到漂流他並不吃驚，因為他們葛沁達芒德家，一個古老的阿非朗家族，有一種遺訓要叫最大的兒子依照他前輩先人的榜樣，鼓勵和道德的庇佑，去追求那所謂 "*l'honneur*"（經歷事業）的東西。在那年青的鄉下人眼中，巴黎不過是他那很長的航行中第一個埠頭，這事實阻止他來招惹任何嚴重的掛牽，無論是愛的或是友誼的。

在德蘇勒特跳舞會一二星期後的一個黃昏，葛沁已經點上了燈，整理好了桌上的書，正

預備開始用功的時候有人在外輕輕地敲門；門開後，他看見一個穿着時髦輕裝的女人。在她未揭開面紗前他簡直認不出來她。

「你看，是我。我已經回來了。」

因為她查覺了他那注射在等做着要做工作上的，焦急而煩惱的目光時，她又加說——

「哦，我不願打攪你——我知道那些事的。」

她放下了她底帽子，拿起一卷 *Le Tour de monde*（世界旅行記）坐在椅子裏不動，表面上在專心於她所讀的東西；但他每次擡起眼來，總要與她底目光相遇。

說實話，他制止着不即刻就抱住她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她那小的面孔上生着的低的額，短的鼻子，深情而柔和的唇，以及她那使他覺着比她底埃及裝更可愛些，式樣上毫無毛病的純波斯裝裏的十分嫵柔的身段，都是非常動人，迷人。

她第二天早晨很早就去了，在那禮拜中又回來幾次，總是帶着那同樣的蒼白色，同樣冷而潤濕的手，同樣感動而顫慄的聲音。